

月光

心约女孩·散文

之

xinyue nūhai · sanwen

舞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洁著

心约女孩·散文
xinyue nihai · sanwen

月光之舞

张 洁 著

■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心约女孩·散文

月光之舞

张 洁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8.4 万 开本：850×1168 印张：6.25 插页：3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向民胜 尾花：韩 硕
封面设计：曹武亦 印数：1—3,000

ISBN 7-5358-1547-2/1·424 简精定价：7.3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关于我，关于这本书

我出生在 1969 年初的一个打雷天，妈妈说：当时屋子外面正大雪纷飞。

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我特别喜欢像雪那样单纯的色彩。

但我又偏爱被染色印上很多花的布。我童年时代曾在乡村生活过，深爱乡野的一切，总觉得那漫山遍野的美景都印在家织布上面。布能让我闻到泥土的气息，它总让我生出“回家”的感觉，尽管童年的村庄并没有我的家，但我真切地思念我小时候到过的那些村与镇。我后来回到城市，便习惯性地爱往布店跑。可惜我不会裁剪与缝纫，是我的一个表嫂，让花布成为美丽的衣裳，圆了我把自己装扮成村姑、想象在田埂林子……欢跑的梦。

我总是做梦，走在路上都会浑然于梦中。和我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她们也这样。还有些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女孩对我说：她们也这样。同为“女生”，大家竟如此相似！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我想写出“我们”的故事。书中的“我”，有的是我自己，有的是我的好友，还有的是正在学校就读的女孩子——拥有过和拥有着青春年少，彼此并不遥远，女孩，我和你用心相约。

黛绿的大地冲破了无边的黑幕在寂静里触目惊心
心地守候和期待，音乐，熠熠的音乐滚滚而至，
女孩裹一袭月光的衣服欣然张开双眸……





总序

樊发稼

我非常喜欢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我相信丛书里的三本作品集——张洁的《月光之舞》、谢倩霓的《走过心情》和陆梅的《寂寞芬芳》——一定会获得广大中学生、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深深打动他们的心。

在我看来，三位青年女作家在各自的书前所写的“关于我，关于这本书”的独白，是把握和理解她们的作品的一把很好的钥匙，请允许我摘抄如下：

……我特别喜欢像雪那样单纯的色彩。

但我又偏爱被染色印上很多花的布。我童年时代曾在乡村生活过，深爱乡野的一切，总觉得那漫山遍野的美景都印在家



织布上面。布能让我闻到泥土的气息，它总让我生出“回家”的感觉，尽管童年的村庄并没有我的家，但我真切地思念我小时候到过的那些村与镇……

我总是做梦，走在路上都会浑然于梦中。和我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她们也这样。还有些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女孩对我说：她们也这样。同为“女生”，大家竟有着如此相似！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我想写出“我们”的故事。书中的“我”，有的是我自己，有的是我的好友，还有的是正在学校就读的女孩子——拥有过和拥有着青春年少，彼此并不遥远，女孩，我和你用心相约。

——张 洁

爸爸妈妈……他们本身淳厚的秉性，以及他们不经意间自然而然流露的对子女的那份爱心和呵护，早已在女孩的心里犁出一片温情一片沃土，令她在领会真善美的同时，对即便是再糟糕的生活也仍怀有一份暖暖的企盼和感激。

这个女孩就是本书中的



“我”。

我一直相信不管年代如何，环境如何；只要同为女孩子，在她们心的深处的某些角落，总会有着丝丝缕缕的相通之处。那么，读这本书，你是不是也能触摸到这样的一份女孩子独有的感觉呢？

——谢倩霓

……许多个白天黑夜的点滴时间，我沉在了对往事的回忆里。

往事非如烟。海子、蓝、雯，这些我读书时代曾经同窗的好友一个个离尘而去。记忆成了与他们相会的一种形式。岁月易逝，生命的瞬间却因着心底悠远的怀念凝成永恒。一个未曾历经大风大浪的单纯女孩从此多了层层叠叠的忧伤和细细密密的心事。她开始拿起笔，在本子上抒泻心底的愁与乐，这样的本子积了厚厚的六大本。第一篇诗及散文发表的时候，女孩尝到了在字里行间与心灵踱步的圣洁、美丽和欣悦。这里，记下的，正是一个叫“梅”的女孩关于青春深深浅浅的脚印。真的很想知道：当



这样一颗诚挚之心呈在你眼前
的时候，是否，一份久违了的感
动在你心头缠绕？

——陆 梅

既是散文丛书，收在本丛书里
三位女作者的集子当然都是散文作
品。

文学教科书对“散文”的理论表
述大体是：散文是最灵活、最自由、
最没有约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可
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夹叙夹议，
可以刻画人物，可以描绘风景……
凡是社会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事
物，都可以通过散文的形式及时地
表现出来。散文一般不要求有完整
的情节和突出的人物形象，它往往
通过对某些生活片断的描述，表达
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揭示这些事物的
社会意义。

即使用文学教科书这样的“定
义”去严格衡量，我以为“心约女
孩·散文”丛书中张洁、谢倩霓、陆
梅三位青年女作家的作品，也算得
上是地道的散文。仔细阅读她们的
作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们写人
叙事的角度、感情呈现的方式以及



在语言表达和艺术风格上，都是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的，然而却一样打动我的心。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也曾年轻过，而她们充满青春律动的心声心语，一下唤起了我十分遥远的缤纷的少年之忆？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她们作品自身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是足以令一切善良的人——包括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和职业的人——产生心灵共振从而深深地感动的。这就是年轻女作者们的看似随意率性的叙述和抒写，都具有浓浓的、厚厚的、沉沉的感情的内涵和分量。她们过去真诚地生活过，现在真诚地生活着，又以同样的真诚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她们写女孩男孩，实际上是写自身和自身的亲历，或者是写她们的同龄伙伴及其亲历。她们多半是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于一体。她们写的是青春的意绪和追思，青春美丽而又朦胧的梦，青春情感波浪宁静而又闪光的涌动，青春稚真、纯净而又优雅的心灵踱步。她们的笔触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那种细腻、轻爽、



柔和、清新。她们的众多散文作品都因着情的真和浓，具有某些怡人感人的诗的特质。而且，她们的作品在审美的层次上也是颇值得称赏的，不仅写孩子们的企盼、仰慕、憧憬、向往、相互之间的真挚牵挂和关爱，写得很美，而且即使写他们的忧伤、愁苦、悔恨、自责，也写得贴切自然，写得很美。我个人从这三位上海青年女作家的散文作品中，还或依稀或明显地感悟到“海派”文化的某种意蕴。

最近我对“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这样一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即使是一些十分年轻的作家，实际上已经果断地摒弃了一些陈旧的观念，自觉地按照文学的真正的性质特征——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从事极具创造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是一时感动人而是永远感动人，具有久长的生命力。这无疑也是文学也是儿童文学成熟的表现。



曹文轩教授在其新著长篇小说《草房子》的“代跋”中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我想，人（包括成人和儿童）的属性范畴的一些基本东西确是不会变化的，作家着力发掘、表现这些“基本东西”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必定是永远感动人因而必定是能够具有不衰的生命力的，不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也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散文，道理都是一样的。

话扯远了，赶紧收住。

最后，衷心祝贺我的三位上海



“老乡”——张洁、谢倩霓、陆梅——
三位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可喜成就，并恳切希望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在上述三位作家的作品之后，能够继续不断地推出新的佳作。

1998.5.18 于北京



目 录

·
心
约
女
孩
·
散
文
·

总 序

樊发稼

坡儿的夏天	1
月光之舞	16
你看见了吗，这儿我的手	26
叫我一声乖女	46
做回坏小孩	61
走向“拉萨”	76
穿越你的影子	92
神秘园之歌	111
十六岁的影子	126
说吧，说你爱我吧	140
一个女孩名叫火苗	159
天空依然蔚蓝	174

张洁印象：天使和灯心绒的舞蹈

萧 萍



坡儿的夏天

一直到暑假来到我才明白夏天已经降临，一直到这个暑假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叫坡儿，我一直想有非常奇特的夏天，也一直到知道自己叫坡儿了，我才有了与从前不很一样的夏天。

门“砰”地将爸爸的背影定格于我的视屏，我愣了一下，飞快地跳起来跑到面向大路的西窗边：并不宽阔的马路上，晨车载着上班的人们“嘀嘀叭叭”叫唤着往前驶去，对面的车站一片吵吵嚷嚷的人声，不时有人伸长头颈朝车来的方向张望。我无名地叹了口气，回收的眼眸里印出爸爸的身影，因为沉沉而显得有点儿耷拉，爸爸一手提着包一手晃荡着，就这样无声无息、无欲无求地出了窄长的弄堂口，游进人群。



我移转开视线，抬头将目光投向对面围墙圈着的公园，大片大片的绿色倏地扑进眼帘，绿阴里若明若暗的湖面也静静地投入心扉，我尽情地迎受着。忽然心里腾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起初很淡，渐渐地轻轻蔓延着，鼓动得内心开始酸胀，胀得难受，说不出的难受，再看楼下的人群，爸爸瘦长的身影早已没了踪迹。即使他的身影依然没有离去又怎么样呢？我难道会叫住爸爸回来吗？我问自己，实在是无所事事，确切地说是无从所知啊！裴紫薇说过，女孩在我这个年龄的惆怅有时会是莫名其妙，自己都说不出名堂的。

裴紫薇？裴紫薇？我的目光又流进窗下的人群，葱翠艳丽的色彩和飞飞扬扬的裙片飘飘地传说着夏天的来临，将我的思绪翻飞入瞬间的懵懂中，一小会儿的失却之后，我喃喃地自语：夏天来了，我的暑假开始了，夏天当然来了。梦幻般的呓语声在夏天的晴空盘旋、袅袅，冥冥之中托起我而牵引着穿越时空，再悄然降落于这个季节。

繁华落梦，不大有人再经意的时刻，裴紫

